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目録

昌黎韓愈文八

碑

聖祖御
渾灝
古仁
宏能
第

御評
重似誥銘高
如雅頌體裁
鉅斷為唐文
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

昌黎韓愈文八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

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
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
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
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
博貝衞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
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
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刼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

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

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

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

德以訖天誅乃赦顏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
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
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
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
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
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
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

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
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
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
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
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爪牙儀曹
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

蔡縳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

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

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

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

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

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

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龜蟠以螭句

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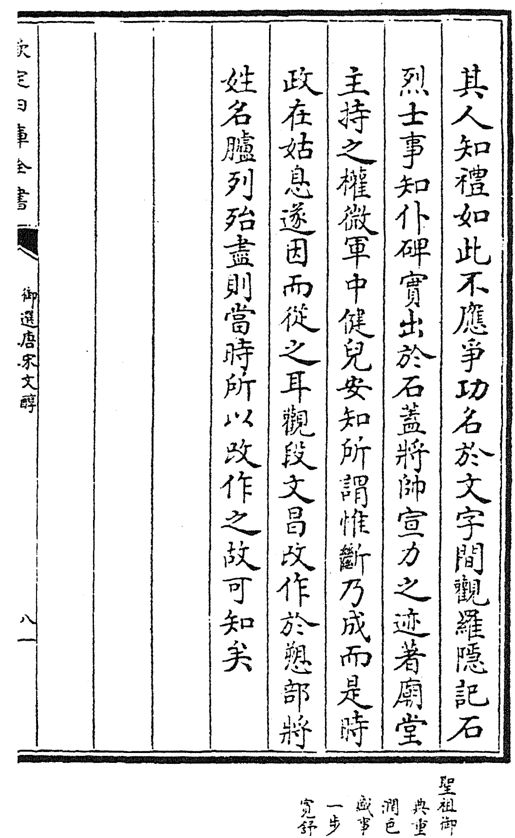
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
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
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昌與三五
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
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朱子曰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
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
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

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吴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賛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

後曷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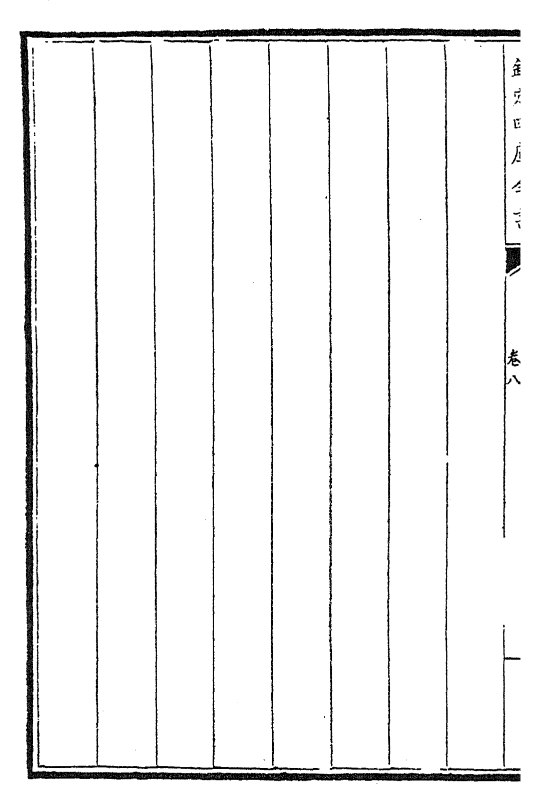
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遊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志堅曰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仆於李愬倚唐安公主女入訴方愬入蔡具櫜鞬迎晉公示人以上下之分



其人知禮如此不應爭功名於文字間覼縷隱記石烈士事知仆碑實出於石蓋將帥宣力之迹著廟堂主持之權微軍中健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政在姑息遂因而從之耳覼段文昌改作於愬部將姓名臚列殆盡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聖祖御
典重
潤色
幽事
一步
寬舒



評
高華足以
太平鋪張
後幅拓開
文境倍覺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

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
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
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
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
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
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

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賔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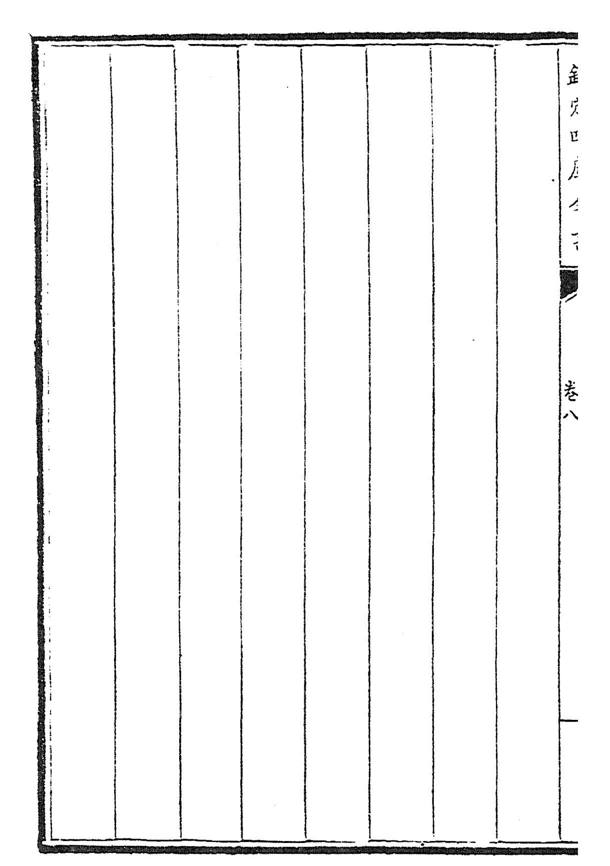
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

族用其才良而稟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張英曰結撰閎鉅波瀾壯濶詞藻瑰麗雅足與題相

配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

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居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

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

我民兮不嚬以笑䳌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杭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朱子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

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
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
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録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
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
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
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
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
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

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襃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廟神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為羅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然則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烈鬼巍峩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凛然

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來異議乎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

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

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王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閒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

猶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黮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缺祈𥍅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吏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泰傑以顛徐由遜緜泰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

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

訔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

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兹邦

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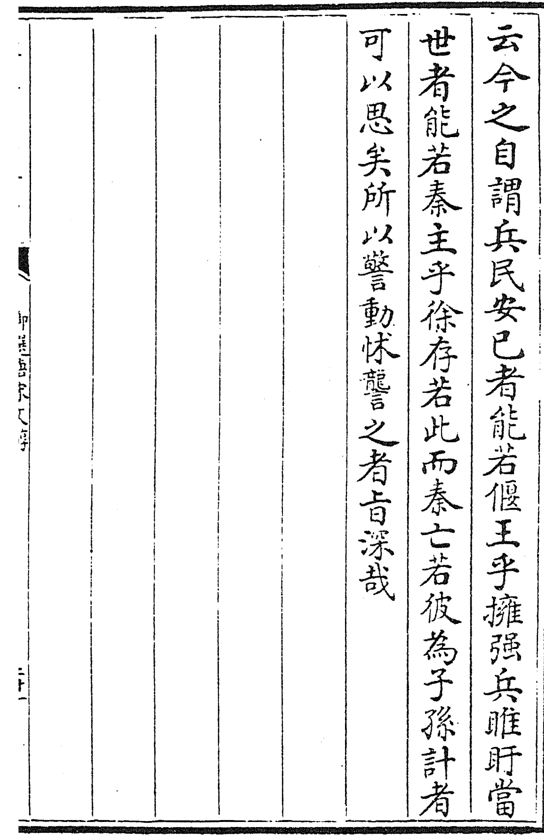
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

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

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

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徐秦皆出於伯益而仁暴施報之異總數千年而論之始毫髮不爽天道固如是也昌黎述此蓋以唐德既衰澤不下逮藩鎮不臣往往嘔咻兵民規竊土地死則子弟自代而請命於朝託以兵民安已之政有若天與人歸者然故昌黎舉偃王之不忍鬬其民棄國走死以全臣節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而其後世子孫碩大蕃衍經越數千年而廟祀如始祔之時若夫虎呑諸國强暴至秦極矣而斬焉無後其鬼久餓紀短詈長有不償亡若



云今之自謂兵民安已者能若偃王乎擁强兵雎盱當世者能若秦主乎徐存若此而秦亡若彼爲子孫計者可以思矣所以警動怵讋之者旨深哉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

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縣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黄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懐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

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
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
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
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
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暑是為皇考表
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
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
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

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左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畧莌河山秩登禄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衮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𣈆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禄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衮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

肩臑胎骼具樽元清降登受胙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
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
牲繫維以告之
表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建
中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韋貞伯表為侍御史遷工部
員外郎韋皐招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内屬德宗選郎吏
可撫循者皆憚行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
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稱旨求外遷為華州刺史

政清簡慈惠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為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改檢校兵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荊南滋先世墳

聖祖原已事法其

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墓禁芻牧諸表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圖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為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本傳所載如是滋蓋謹愿之士不能達大道忘身為國故韓碑著其孝不言其忠孝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然則滋於事君立身猶有簡焉其無以完孝德也夫

御評
本忠孝立言
操領要而叙
遺辭奇而能
碑版之文此
極則也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

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搯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别駕部告無事還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徳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

就辨入則擁笏垂魚𢃄𢃄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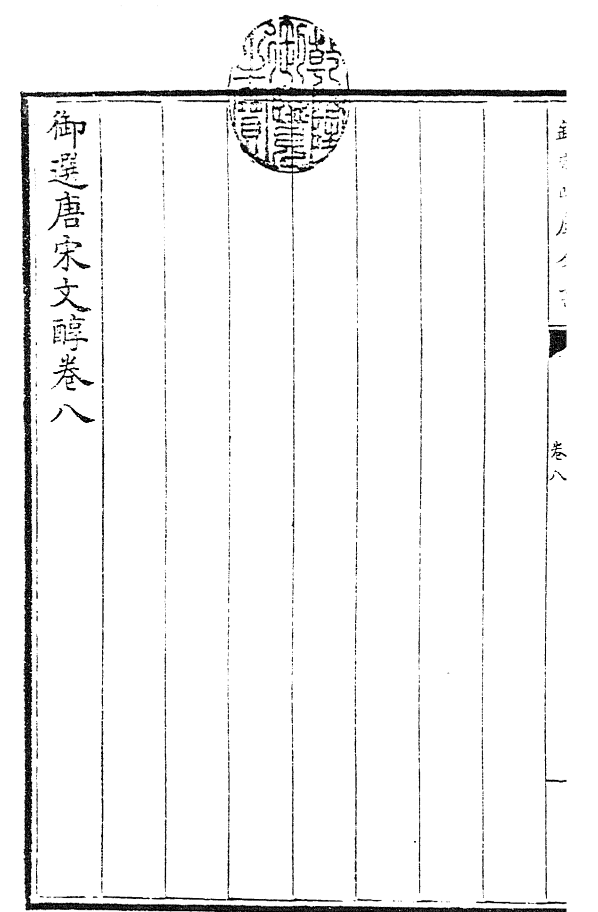
不敢辭以還升扶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闗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黄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黄岡筴漢陽行跐汊州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𨀣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厲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

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禄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愼將锷

將潛偕盡其力能褒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徽為少
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
蘄沔安黄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
蘄安黄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
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褒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
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

塞絶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洪氏曰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畧識字如此碑中用剜蘇鏃擬撇撥筴跐等字是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倂朝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何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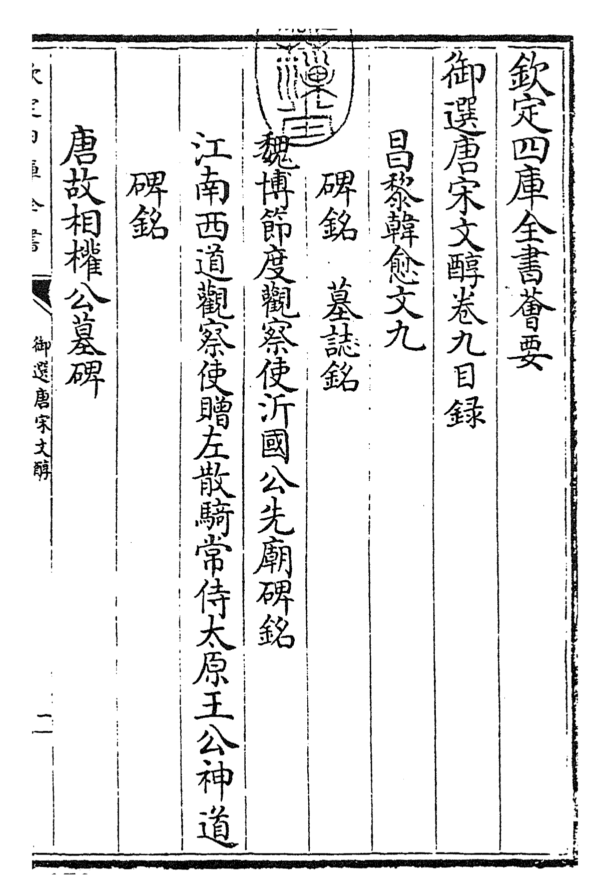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九目録

昌黎韓愈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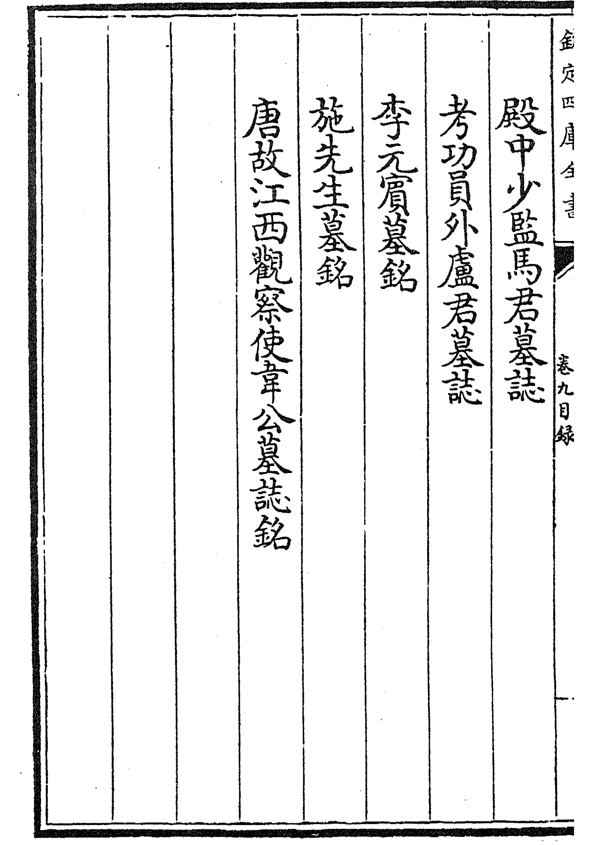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碑銘　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

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三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九

昌黎韓愈文九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

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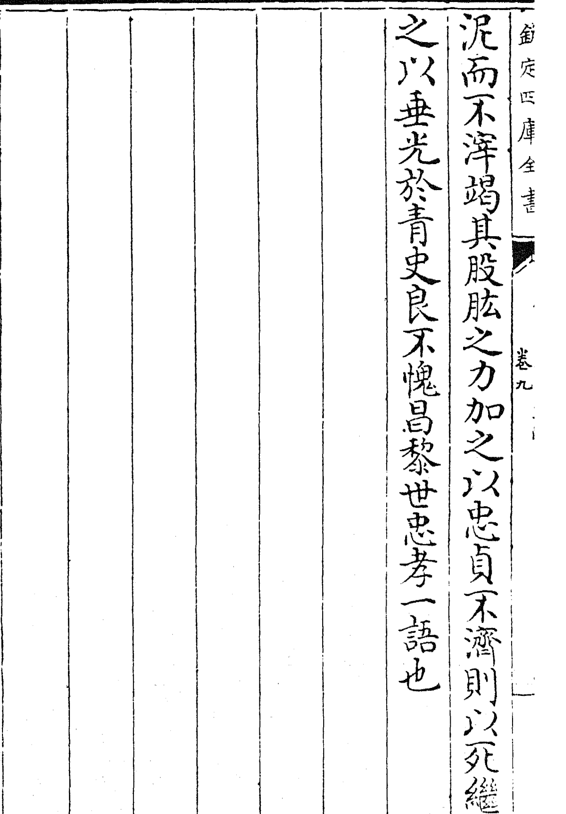
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
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
倚吁謀奔趨秉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矢
考校度程提壃籍戸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
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翰豹尾
神旗纛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兹有
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惟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
娩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蓍龜祖

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按弘正父廷玠大歴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洺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

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弘正既籍魏博六州歸朝其後奉詔令其子布師師三千助討吴元濟元濟平復討李師道比有功師道為其將劉悟所殺弘正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悉遣子姪仕朝廷而布同時為河陽節度使穆宗時詔以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請魏卒二千自衛度支崔㥧吝其稟沮郤之會弘正卒軍遂亂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人素德弘

正而弘正子布賢可世其官遽詔布解縗拜魏博節度使秉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與妻子訣曰吾不還矣會詔分布軍合李光顔討深州衆不肯東遂潰歸其牙將史憲誠唯中軍不動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故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即為書謝帝授從事李石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於戲唐自安史之亂河南北諸軍陽服實叛王室僅為守府而弘正父子祖孫三世嚮然



泥而不滓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以垂光於青史良不愧昌黎世忠孝一語也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

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元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

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

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寃繇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塡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

居以絶火延既松江路害絶阻滞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劚祭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因之公至脱械不問人

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壊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廪人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虚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徳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亡其源切近眛陋道

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悃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宽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

之敞之必絶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

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

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袪蔽於目釋負於躬

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

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

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生民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

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總是

二者其過也均數語曲盡歷來人文凋敝六經榛塞之故矣八代風雲月露唐宋詩賦帖括所為切近昧陋道由是堙者也語經濟者執陳冊而不識時無以行令談性命者抗高言而無實際難與道古所為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者也易不云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如此人君孰與決大疑襄大業而化成天下哉昌黎揭之以激勵後學所為吏部文章日月光歟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凉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録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

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顔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絶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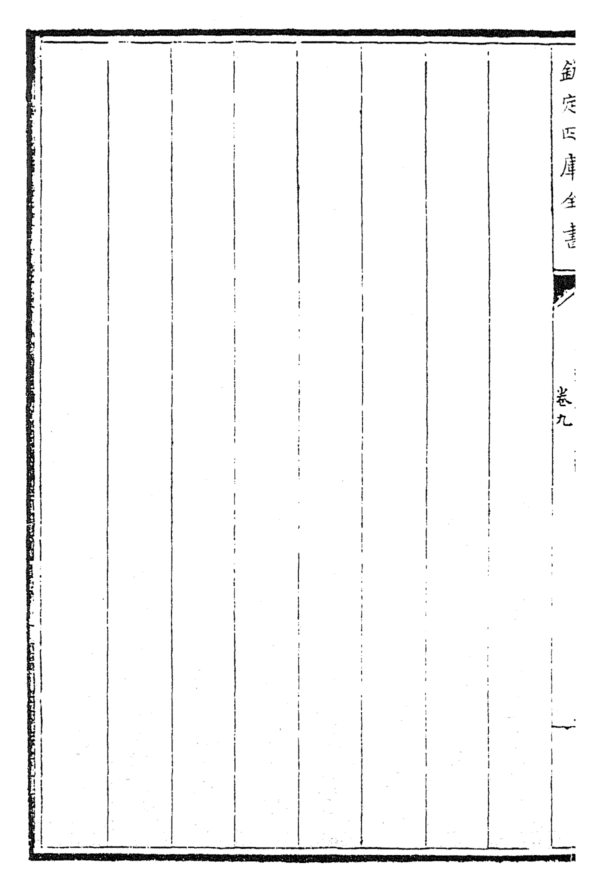
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舉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

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歳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

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頵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寛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頵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倚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

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
及安丘訢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
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
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
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
所競馳公絶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
厥垂

德輿既忠臣子少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元和中為縉紳羽儀耆社老壽出入將相遍歷六卿當世所羨昌黎為推其父皐貞孝之貽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勸善之意微哉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

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瑶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

也

馬燧沈雄忠力名蓋一時功績既顯皆亦甲天下子暢

又善殖財家最豐厚晚為豪右侵牟中官逼取遂至困

窮諸子無室廬自託所為殿中君者暢子繼祖也始生

德宗命之名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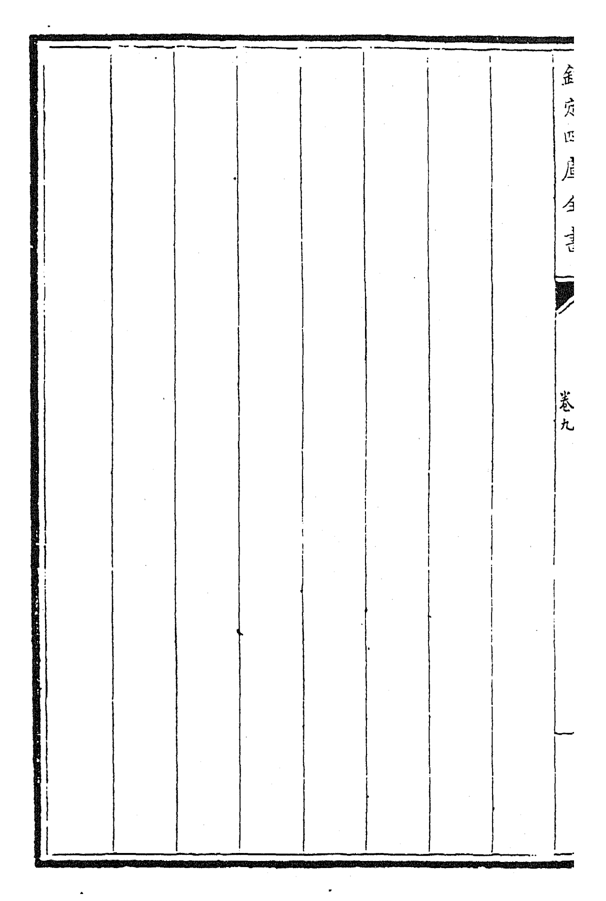
嘗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

頗怪之令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盡

拆入內白居易詩云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者也新

唐書云當世視暢以厚蓄為戒吴融於敷水遇丐者乃燧諸孫為詩曰天地塵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栽禁樹諸孫仍見丐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藉將軍死闘時夫馬氏子孫不能幅制於平時自致摧敗零落固已然唐室之不復昌豈盡天命哉括民膏血以悦驕兵叛將而於忠臣子孫少恩如此夫安得而不亡史言暢晚年已困窮則繼祖死時槩可知矣昌黎為誌言人欲久不死

而觀居此世者何也不樂其生而發詩人尚寐無訛之歎夫豈專爲馬氏言哉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徳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歴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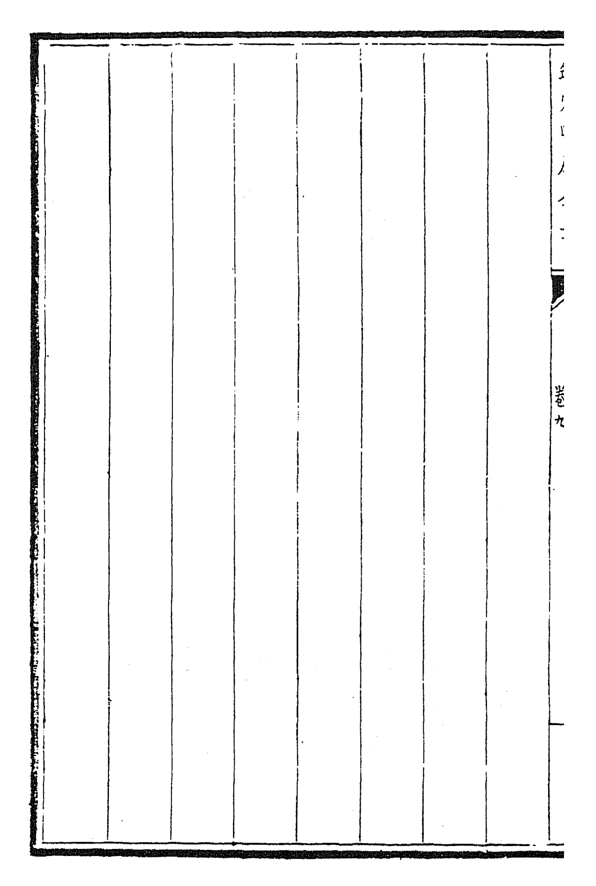
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竒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

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李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

得所從不擇外内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䕫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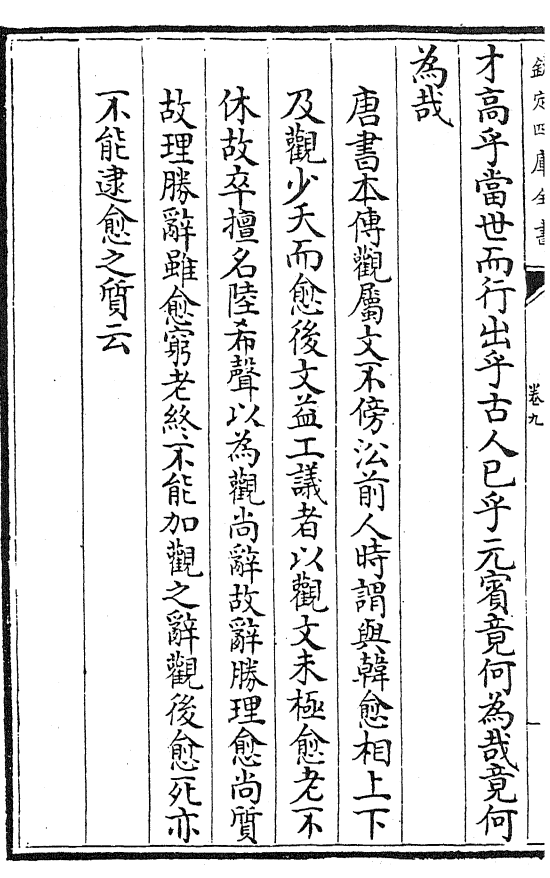
亦具載之摭言則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衢為四夔李肇國史補曰韓會與名輩號曰四夔會為夔頭而善歌妙絶劉賓客嘉話曰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一是盧東美其二遺忘觀唐人所載四夔多互異而盧東美三人既皆未柄用無勲業可紀唯崔造為相亦殊庸庸然則四夔者名士標榜陋習非其實也昌黎此文隱而顯矣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之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



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書本傳觀屬文不傍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

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培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

生之與公車是名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窔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畀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日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樊汝霖曰劉公嘉話云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

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然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寛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

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䟽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

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為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

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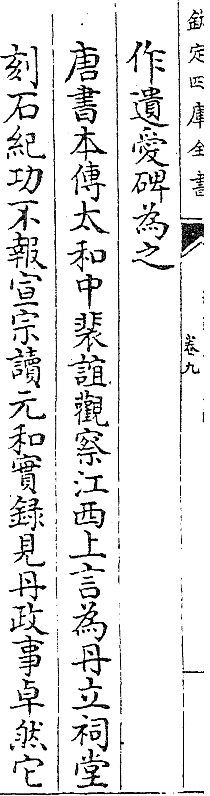
里人去渫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受

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畀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

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畀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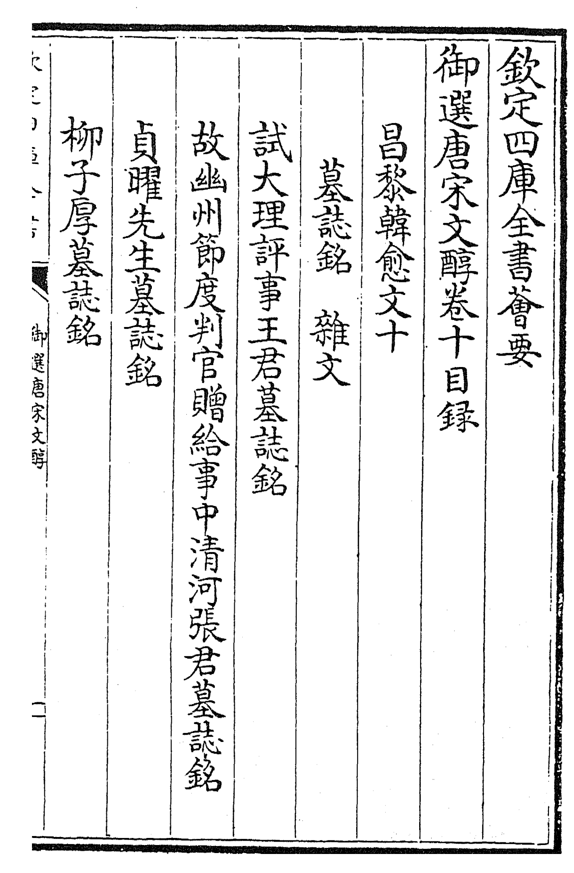
韓醇曰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墓誌及杜牧所



作遺愛碑為之

唐書本傳太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録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御選唐宋文醇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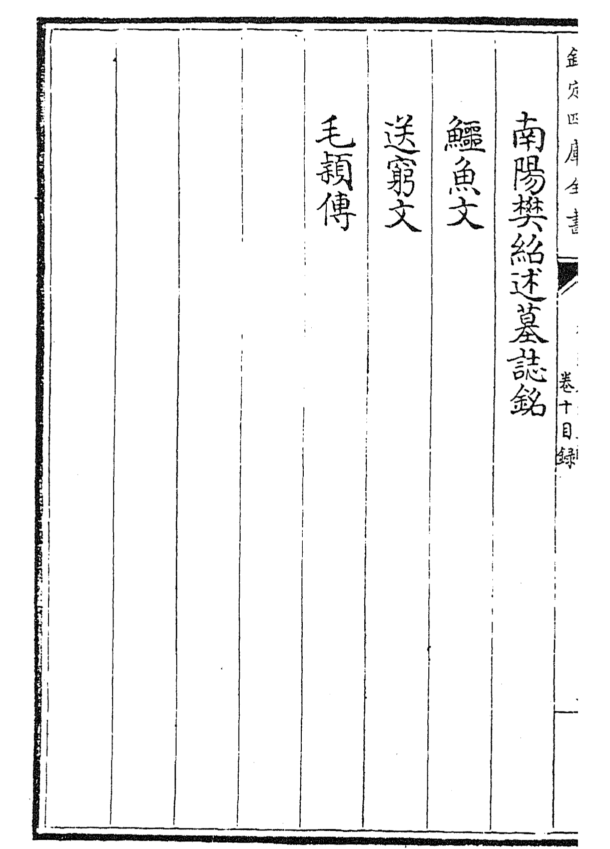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目録

昌黎韓愈文十

墓誌銘　雜文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

昌黎韓愈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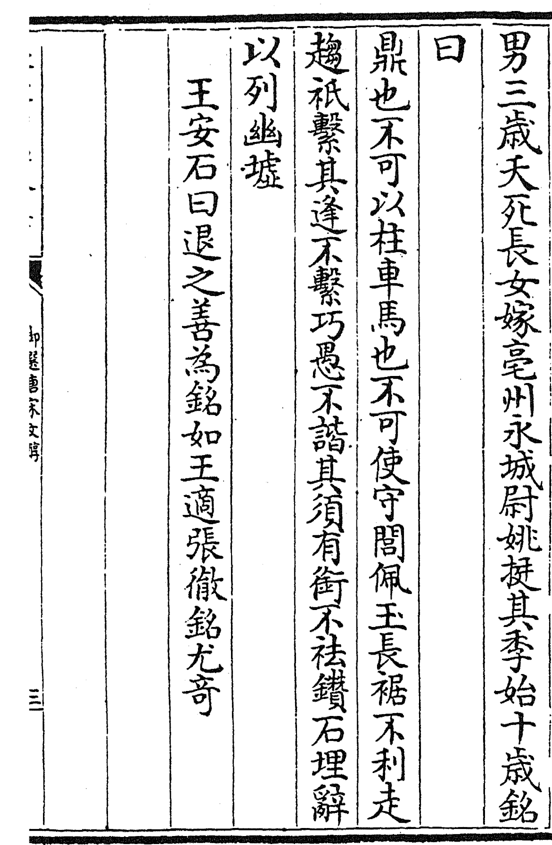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

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衞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

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師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

江水江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睞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



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王安石曰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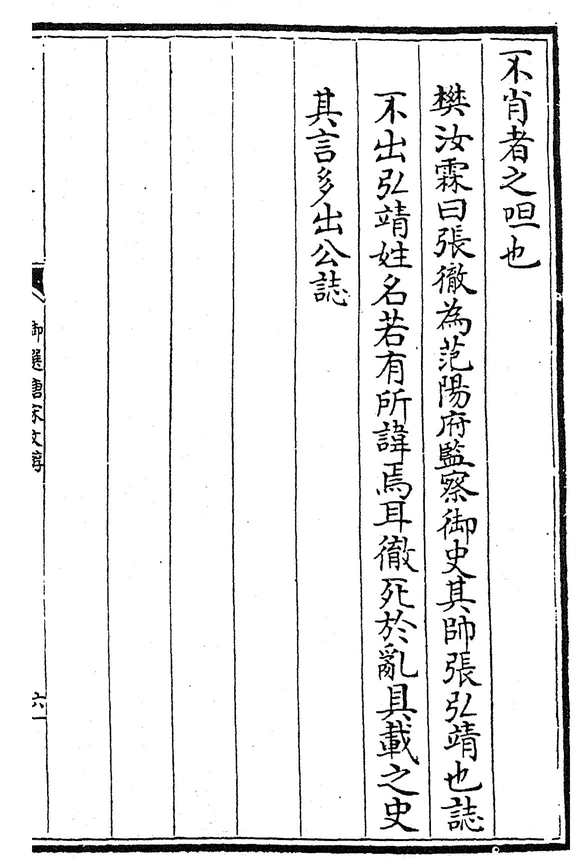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師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師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别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駡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駡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絶駡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

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

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
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
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
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
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
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



不肖者之咀也

樊汝霖曰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於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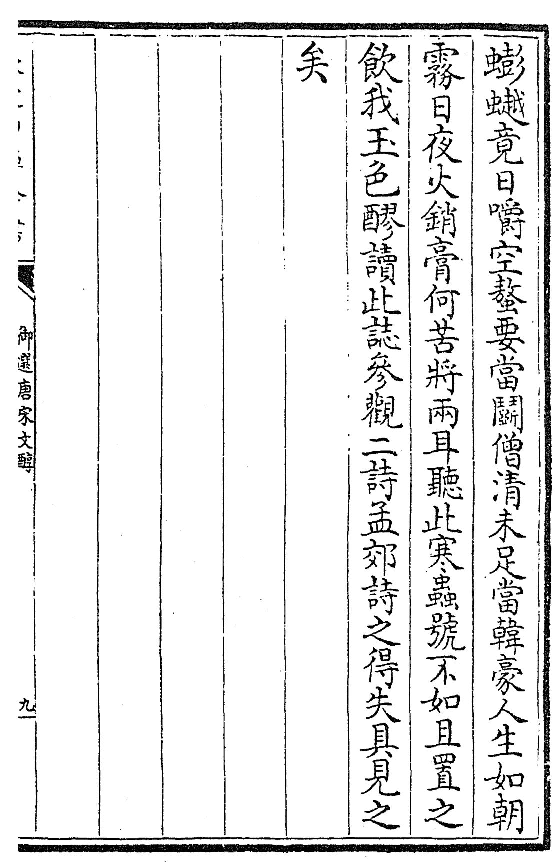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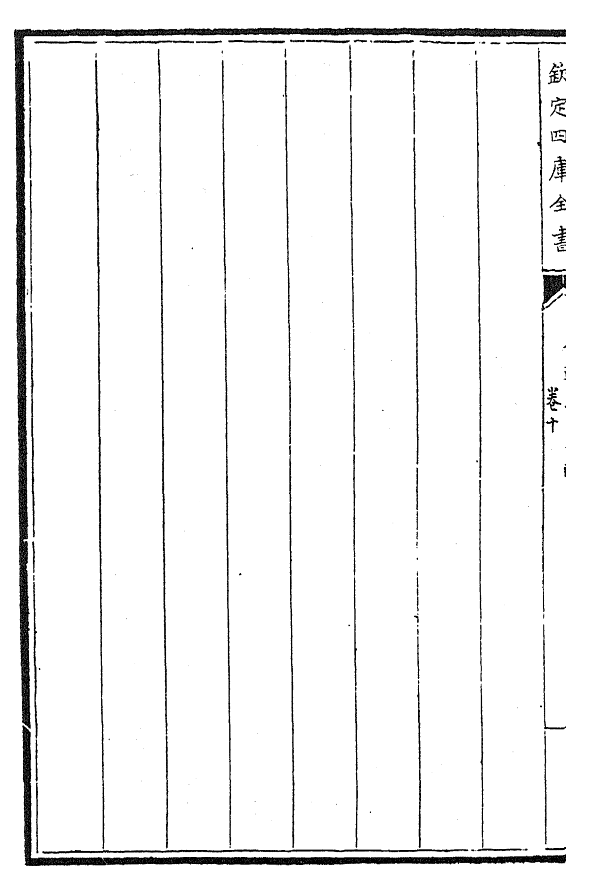
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

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與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與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繇給事

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愈薦孟郊於鄭餘慶作薦士詩貽之中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討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蘇軾讀孟郊詩云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煮



蟛蠘竟日嚌空螯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銷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讀此誌參觀二詩孟郊詩之得失具見之矣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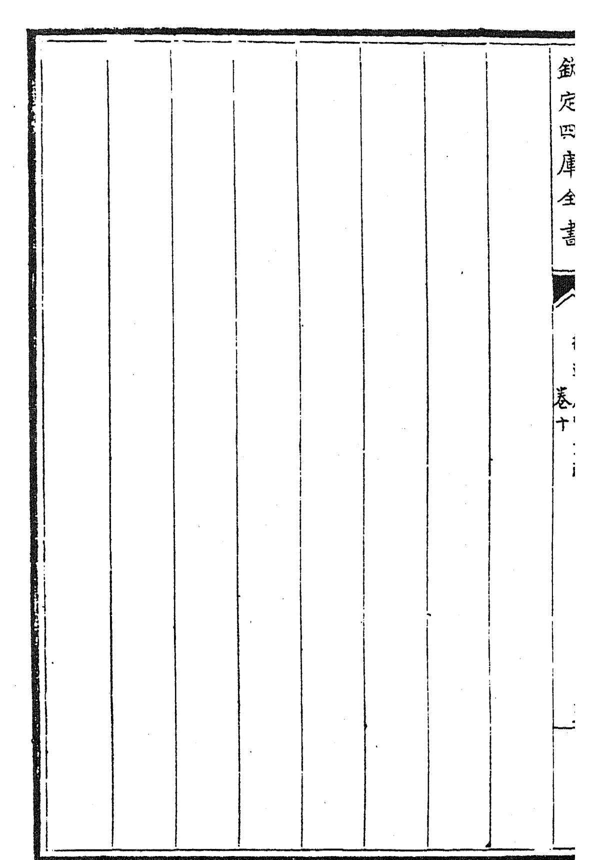
踈顧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

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

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醇曰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又按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横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

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
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
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
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
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
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
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
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

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

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

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

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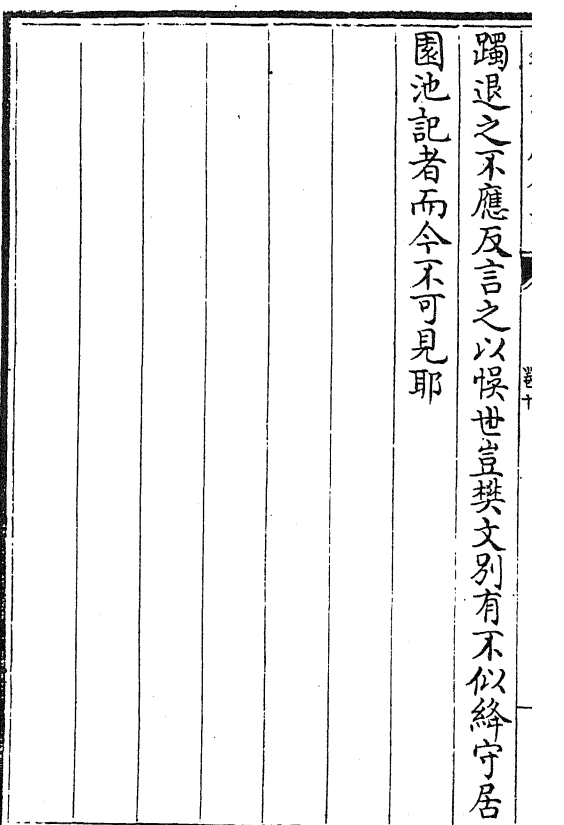
唐李肇國史補云元和已後為文筆學奇詭於韓愈學

苦澁於樊宗師俱名為元和體然則樊韓並重一時而

今樊文不少概見矣昌黎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又曰

惟陳言之務去夫充務去陳言之意未有不偏於難者樊紹述之文之難可為極其致矣今所傳絳守居園池記王晟劉忱各為之注解句讀要皆未必果得紹述當日所以斷句者也句尚不能得意無問矣然則於孔子所為辭達而已矣者不已遠乎遠乎聖人之言未聞有是者也歐陽修詩曰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嘗謂商盤周誥詰屈聱牙蓋顓衆

之言必從其質古今言異即宋時至今未千年而諸儒語錄即有不可明者可以覆驗也故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書中之難解者轉係當日之質言人人易曉者耳若文言之則如典謨及論語之文不如是詰屈聱牙矣然則句讀欲學盤庚書正乃不得其是處如王莽之為詔令載在漢書徒供後人笑具奚益哉六一又云退之作樊誌便似樊文今以絳守居園池記與此文較絶不相似然銘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


躅退之不應反言之以悞世豈樊文別有不似絳守居
園池記者而今不可見耶

鱷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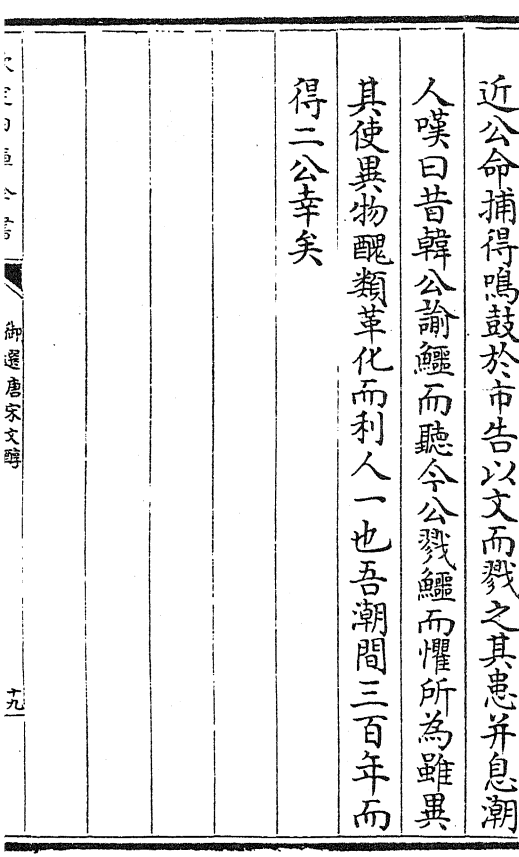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

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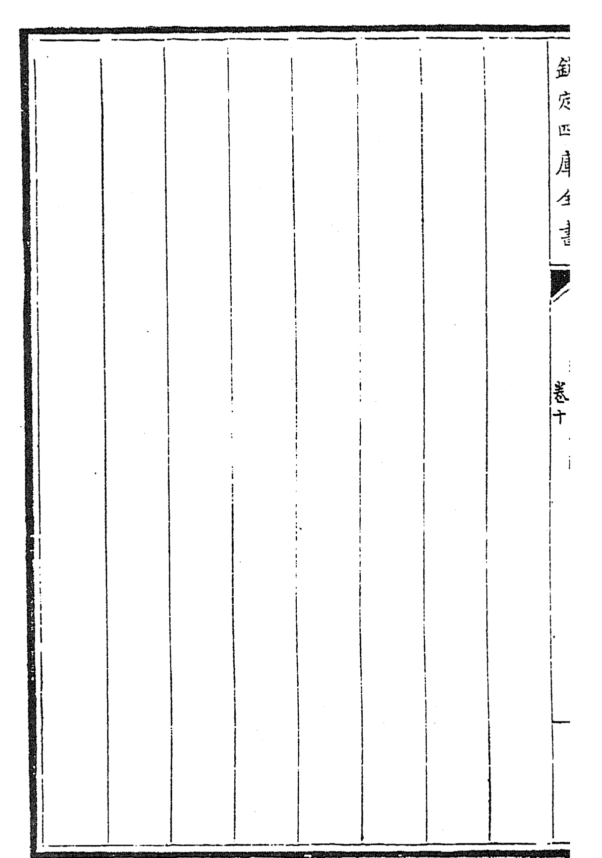
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秀水閑居錄曰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黿鱗尾長

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
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
朱子考異曰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
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
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
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
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
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



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嘆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嗄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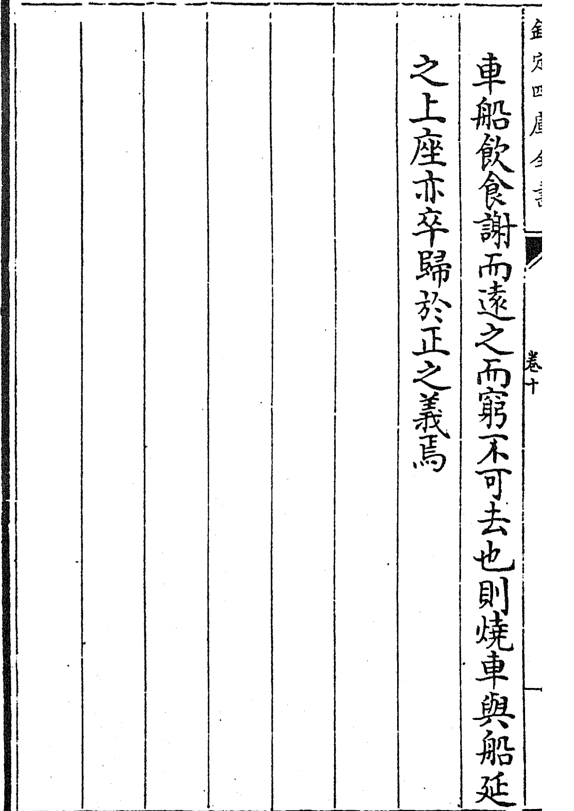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羮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

以待賓我讐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

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朱子曰唐四時寳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凡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謣彼窮我者



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𩣡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𪓹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

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頴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

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
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
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
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弘農陶泓及
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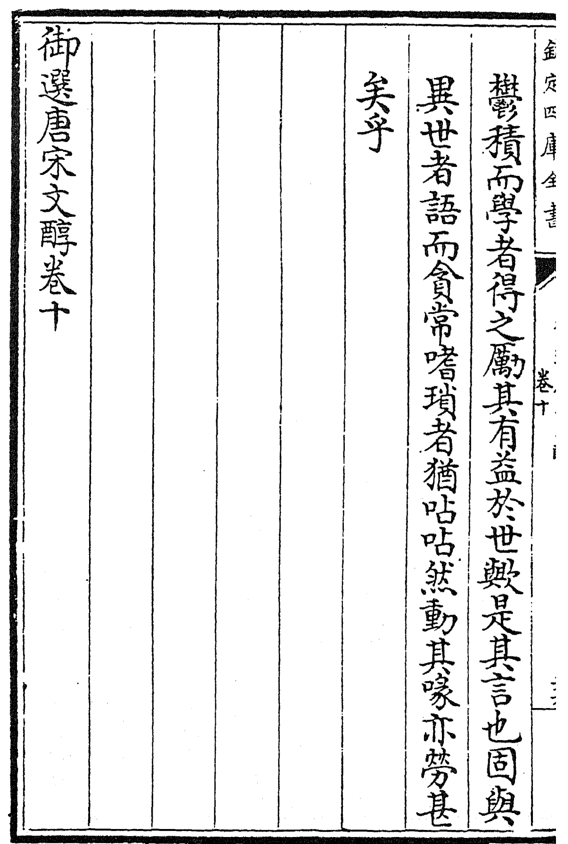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嬉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

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特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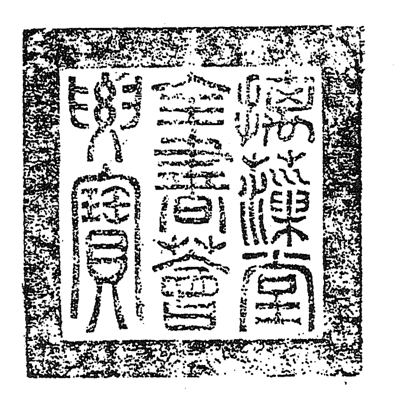
文也世之摹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羮元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

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



鬱積而學者得之厲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郭坦